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元祐三年遼大安四年秋七月戊申荆王頽卒諡端獻 遼

宋紀八十一

起著雍秋孫七月盡上章
敦牂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

帝

元祐三年

遼大安四年

秋七月戊申荆王頽卒諡端獻 遼

曲赦奉聖州役徒

癸丑太皇太后詔有司褒崇皇太

妃討論典故以聞

丙辰遼遣使冊李乾順爲夏國王

庚申遼主如秋山

壬戌詔應大臣奏舉館職竝依

條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先是劉安世言祖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宗定天下首開儒館以育人材近歲以來寔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校試遂貼職名帝以爲然故有是詔安世又奏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而繼云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隄則是名爲要張弊原尙在乞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得不用此制庶幾寒僥倖之門重館職之選不聽 戊辰夜東北方明如晝俄存赤氣中有白氣經天 己巳遊禁民出境 癸酉忠州言臨江塗井鎮雨黑黍 八月己卯進封揚王顥爲徐王 庚辰遼有司奏宛平水清蝗爲飛鳥所食 辛巳復置荆門軍 丙戌罷吏試新

刑法 庚寅遼主謁慶陵 丁酉渠陽蠻入寇 辛丑

劉安世言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
敢授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來盡廢列聖之
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今在位之臣猶襲故態子弟親
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大患也願出此章徧示三省俾
不廢祖宗之法 中書舍人曾肇言近日以來頗有干
求內降特與差遣者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謹竝錄
上仁宗朝緣內降戒飭詔書事迹凡八條別爲一通伏
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 九月庚申禁宗室聯姻內臣
家 乙丑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 丁卯策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科謝悰賜進士出身除初等職官劉安
世言近見悰申尙書省辭免新命狀乃云所有敕命未
敢抵授以祇爲抵以受爲授管唐省中有伏獵侍郎爲
嚴挺之所譏而罷陛下初復置舉豈容有抵授賢良乎

冬十月丁丑遼主獵於遼水之濱己卯駐蹕絲淀癸
未免百姓所貸官粟 丙戌罷新州諸堡砦 趙瞻乞

廢渠陽軍以舒荆湖之力從之 己丑遼知北院樞密

使耶律阿蘇

舊作阿蘇
思今改

封漆水郡王癸巳以伊寶

舊作乙
至今改

大王耶律迪里

舊作敝
列今改

知西北路招討使事以權知西

北路招討事蕭休格

舊作朽
哥今改

知伊寶大主事

戊戌復

南北宣徽院 御史翟思等言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今天下之事其絲簡多寡無以異于官制以前然皆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爲四五皆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爲六七願朝廷參攷古制以救今弊 壬寅遼命諸部長官親鞫獄訟 十一月甲辰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相度回河利害畫圖聞奏 庚申遼興中府民張化法以父兄犯盜當死請以身代遼主皆免之 丁卯詔歲以十月給巡城兵衣裘 劉安世言屢見近臣連名薦士多爲捷徑容使驟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詔自今臣僚特有薦舉毋得列銜聞奏 十

二月癸未遂以耶律慎思爲中京留守 劉安世言鄆

州學教授周種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種以疏遠微賤之臣懷姦邪觀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
典禮伏望重行竄殛以明好惡蘇軾言臣忝備侍從謬
於知人至引種以汙學校謹自劾待罪甲午罷種教授
歸吏部 壬寅白虹貫日 戶部侍郎蘇轍上疏言回
河大議雖寢然間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
吳汭口入地已深而孫邨所開丈尺有隄不獨不能回
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
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今建議者乃謂

河徙無常萬一自遼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管在東自
河以西郡縣與遼接境無山河之阻邊臣建爲塘水以
捍其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
防之利不言可知且契丹諸水皆自北南注以入于海
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淤浚勢無徙移此
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言黃河自小
吳澗口乘高注下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怒決之患
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
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
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大臣重于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

憂以取必于朝廷雖已遣范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
保無觀望風旨也願亟收回買稍發兵指揮使百祿等
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 閏月癸卯
朔頒元祐敕令格式 是日遂預行正旦禮 甲辰銀
青光祿大夫致仕蜀郡公范鎮定鑄律度量鐘磬等并
書及圖法上進較景祐中李照樂又下一律有奇帝及
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輔臣同閱視賜詔嘉獎下之太
常令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
三日而卒諡忠文鎮清白坦夷表裏洞達過人以誠口
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雖在萬乘前

無所屈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雖議論如出一口故當時推天下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景仁鎮字也 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臣等願明救本部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則誰不信服奏入詔戶部取索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糧賞給特支依舊外其餘浮費竝行裁省節次以聞 御史中丞李常言先帝以吏人無祿不足以責其廉遂重其罰而祿之向已命官覈實汰冗請督責成書詔門下中書後省疾速

立法 丙午遊主如混同江 戊申減宰執賜予 甲

寅太皇太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尙矣流弊之極實
萃于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閒失職之吏則下
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攷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
之數無以激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
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
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
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于
社稷吾無變于髮膚矧此推恩實同豪末忠義之士當
識此情各忘內顧之誠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

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竝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
準此 庚申置大曹尙書權官 丙寅詔吏部詳定六
曹重複利害以聞 范百祿趙君錫既受詔行視東西
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見東流高仰北流順下知河必不
可回卽條畫以聞

四年

遼太安五年

春正月癸未范百祿等使還入對復言修

減水河有害無利願罷其役那移工料繕築西隄以護
南決口頃之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 遼主如魚兒
灤 甲申以夏人通好詔邊將毋生事 左司諫韓川

罷爲集賢校理權發遣潁州以數言胡宗愈不聽故也

甲午高麗貢于遼 是月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 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申國公呂公著卒 年七十二 太皇太后見輔臣曰 邦國不幸 司馬相公既 亡 呂司徒復逝 痛憫久之 帝亦悲感 卽詣其家 臨奠 贈 太師 謚正獻 公著自少講學 卽以治心養性爲本 平居 無疾言遽色 於聲利紛華 泊然無所好 識慮深敏 量宏 而學粹 苟便於國 不以利害動其心 與人至誠 不事表 暴 其好德樂善 出於天性 士大夫有以人物爲意者 必 問其所知 與其所聞 參互攷實 以待上求 神宗嘗謂執 政曰 呂公著之於人材 其言不欺 如權衡之稱物 母帝

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眾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當
守毅然不可回奪也王安石博辨駁辭人莫敢與抗公
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
長者不覺消釋其敬服如此 庚戌白虹貫日 乙卯
夏國主遣使來謝封冊 壬戌御迺英閣詔講讀官講
尙書讀寶訓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帝問曰止此
三德爲要有德康對曰皋陶所陳有九德如柔而立剛
而塞彊而義等語是也先是帝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
巖叟喜問德音欲因以風諫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審問
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

則亂不可須臾去也三數雖少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巖空嘗侍講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帝曰竝無所好惟是觀書對曰聖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去它事始可謂專久而不倦始可謂勤帝然之

三月癸酉遼主命析津大定二府精選舉人以聞遼自清寧後五京諸州各建孔子廟頒五經傳疏至是復下詔諭學者當窮經明道 甲戌蘇頌等奏揆進漢唐故事分門增修詔以通英要覽爲名 己卯作渾天儀

胡宗愈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以劉安世屢劾其罪狀故也 太史局奏宋以火德王天下今所造渾儀名

水運甚非吉兆詔以元祐渾天儀象爲名其後翰林學
士許將等請卽象爲儀并爲一器從之 劉安世言去
冬迄今春雨雪愆期夏苗將稿秋種未布伏望特罷宴
樂以示閔雨之意丁亥詔罷春宴 翰林學士兼侍讀
蘇軾罷爲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軾嘗讀祖宗寶訓因及
時事歷言今功罪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
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拚敵不
以聞朝廷亦不問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愧之趙挺
之王覲攻之尤甚軾知不見容請外故有是命 己丑
詔自今大禮毋上尊號 辛卯晝有流星自東北向西

北急流至濁漫 乙未罷幸瓊林苑金明池 夏四月

甲辰遊以知奚六部大王事尼噶舊作涅葛今改爲本部大王

乙巳呂大防等以久旱求罷不允 丁未少保司徒

兼中書令太一宮使濟陽郡王曹侂卒侂性和易美儀

度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還朝終日語不及公事神宗謂

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

也進對未嘗名 戊申能大禮使及奏告宰執加賜

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

蓄怨心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內二章譏訕尤甚奏至

左司諫吳安詩首聞其事卽彈論之梁燾范祖禹王巖

爰劉安世等交章乞正確罪壬子詔令確具析聞奏仍
委知安州錢景陽繳進確元題詩本始確嘗從處厚學
賦及作相與處厚有隙王珪欲除處厚館職爲確所沮
處厚由是悵確故箋釋其詩上之士大夫固多疾確然
亦由此畏惡處厚云 遼主獵於北山 戊午分經義
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尙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
詩賦爲兩科試士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卽除
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詔從之凡詩賦進士
于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
義二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

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
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
爲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
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
試論策如詩賦科竝以四場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
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理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
爲去畱其名次高下則如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神宗
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
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
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

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是日尙書省又言大河東流爲中國要險自大災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濼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澁則河尾將直注北界入海中國全失險阻之阻不可不爲漢慮詔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祿言臣等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濶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闊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濶者三丈五尺次亦

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淡與漢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勢如建瓴經今八年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此乃下流淡快之驗也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趨淡走下湍激奔騰只有闕淡必無淺澁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不至上煩聖慮 壬戌弛在京牧地與民 甲子遼主以霖雨罷獵 五月辛未以著作郎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上疏論人主正心

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
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于中庶
使異日眾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 癸酉以御史中丞
李常爲兵部尙書侍御史盛陶爲太常少卿皆坐不論
蔡確改官也 辛巳知鄧州觀文殿學士蔡確責授左
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時中書舍人彭汝礪密
疏救確大略以吳處厚開告訐之路此風不可長爲言
盛陶亦騰章意與汝礪合已而安州言確已刮洗詩牌
其明日確奏亦至自辨甚悉汝礪復救解之論猶未決
梁燾劉安世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分析故有是命汝礪

又封還詞頭卽謁告會王巖叟當制遂草詞行下 丙
戊梁燾吳安詩劉安世言蔡確罪重而責輕傅堯俞朱
光庭相繼論列范祖禹亦助之於是太皇太后宣諭燾
等令密具行遣條例聞奏燾等卽以丁謂孫沔呂惠卿
故事條上丁亥宰執入對太皇太后忽曰蔡確可英州
別駕新州安置宰執愕立相視范純仁言方今宜務寬
厚不可以語言文字矚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劉摯亦
以確母老引柳宗元與劉禹錫播州事呂大防因曰確
先帝大臣乞如摯所論移一近襄州郡太皇太后曰山
可移此州不可移也於是不敢復言純仁獨畱身揖王

存論之意不解純仁曰臣奉詔但乞免內臣押去太皇太后曰如何純仁以曹利用事言之太皇太后曰無慮彼必不死也是夜批出差人內供奉裴彥臣等押送臣僚皆欲救止而恐與初論相戾且非體遂不敢發李常盛陶翟思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彭汝礪坐營救并不草責詞皆罷去擢吳處厚知衛州初議竄確嶺嶠純仁謂大防曰此路自丁晉公後荆棘六七十年矣柰何開之吾儕正恐亦不免耳知杭州蘇軾未行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淺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損謂宜皇帝降敕推治而太皇太

后特加寬貸則仁孝兩得矣太皇太后善其言而不能
用 詔直龍圖閣邢恕候服闋日落職授承議郎監永
州鹽酒稅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陽閉道抵鄧州見蔡確
相與謀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
因勸康作書稱確爲它日全身保家計康以恕同年又
出父門下信之作書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康
爲司馬光之子言確有定策功可取信於世旣而梁燾
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要燾出河陽旣至恕日夜論
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爲證燾不悅詣闕奏之
會吳處厚訐確詩燾因與劉安世等請誅確確旣貶竄

恕亦坐謫太皇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動邪若使確它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康初欲從恕招邵雍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從之則必爲異日悔公休康字也及熹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康乃悔之 初梁燾之論蔡確也密具確及王安石之親黨姓名以進曰臣等竊謂確本出王安石之門相繼秉政垂二十年羣小趨附澆悍固蒂謹以兩人親黨開具

于後確親黨安燾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黃履吳居厚舒亶王覲邢恕等四十七人安石親黨蔡確章惇呂惠卿張璪安燾蒲宗孟王安禮曾布曾肇彭汝礪陸佃謝景溫黃履呂嘉問沈括舒亶葉祖洽趙挺之張商英等三十人于是太皇太后宣諭宰執曰確黨多在朝范純仁進曰確無黨呂大防進曰確黨甚盛純仁言非是劉摯亦助大防言有之純仁曰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退卽上疏言蔡確之罪自有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前奉特降詔書盡釋臣僚往各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

奉實在於此范祖禹亦謂確已貶餘黨可弗問乃上言
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
四方無不震聳確罷相已久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
素懷姦心爲眾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
者若皆以爲黨確而逐之恐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

遼主駐赤勒嶺已丑遼以準布

舊作阻
卜今改

瑪古蘇

舊作
磨古

斯今爲諸部長以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托卜嘉
舊作捷
不也今
改薦之也自蕭迥嚕
舊作敵
蘇今改爲招討之後政務姑息多

擇柔愿者用之諸部漸至跋扈托卜嘉含容尤甚邊防
益廢至是復薦瑪古蘇卒啓後來邊患 癸巳回鶻貢

良馬于遼

己亥遼以同知樞密院使事耶律那嘉

嘉作

那也

今改知右伊勒希巴事以左祗候郎君班詳袞耶律尼

哩

舊作涅里今改

知北大王事

六月甲辰范純仁王存罷時

梁燾劉安世交章論純仁黨附蔡確純仁亦求出外吳

安詩因言王存嘗助純仁救確純仁當罷存不可獨留

遂詔純仁依前官爲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存爲端明

殿學士知蔡州

丙午以樞密直學士戶部尚書韓忠

彥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許將爲尚書右丞樞密直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爲同知樞密院事

丁未以戶

部侍郎蘇轍爲吏部侍郎三日改翰林學士

夏遣使

來貢 甲寅夏遣使如遼謝封冊 壬戌遼以參知政

事王言敷爲樞密副使買士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

院事 秋七月庚午遼主獵於沙嶺 乙亥安燾以母

憂去位

政異乙亥宋史哲宗紀作庚辰今從長編及宰輔表

詔戶部令諸路提

刑司下豐熟州縣量增錢廣行收糴從司馬康劉安世

范祖禹請也 壬辰遼主駐瀋絲淀 丙申都水監言

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河勢未可全奪且爲二股分

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係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爲之勢

必欲經久當遂作二股仍須增添役夫乃爲長利詔有

司具析保明以聞 八月壬寅救郡守貳以四善三最

課縣令吏部歲上監司考察知州狀 丁未翰林學士
蘇轍言臣竊聞河道西行孫邨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
來而見申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邨不過六
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其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
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遣都水使者開河道進鋸牙欲
約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過之
東行實同兒戲臣願陛下急命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
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人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
憂其隄防壞決之處第略加修葺免其決溢俟河勢稍
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

移理而羣小矣說不攻自破矣 辛酉太皇太后詔今
後明堂大禮毋令百官拜表稱賀 乙丑都水監尙書
公事李偉言開撥直隄放水入孫邨口故道水勢順快
朝廷當極力閉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卽令回
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
置修河司從之仍以都提舉修河司爲名 九月己卯
朝獻景靈宮辛巳大饗明堂赦天下百官加恩賜賚士
庶高年九十以上者 乙未檢舉先朝文武七條戒諭
百官遵守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陛下前者罷修河
司中外無不以爲當今纔歷三時復興回河之役徒以

執政恥其前言之失必欲遂其妄舉大役河本無事而人彊擾之伏望明諭大臣博采羣言息意回河無以有隄之財力填不測之巨壑勿徇一言之失而冀必不成之功乞罷提舉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其北河決溢隨宜救護不報 初遼主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命耶律伊遜等更定條制時校定官卽重熙舊制刪其重複者爲五百四十五條取律一百七十三條又刪增七十一條凡七百八十九條增重編者至千餘條皆分類列以太康閒所定復以律及條例參校續增三十六條其後因事增校至大安三年止又增六十條

條約既餘典者不能徧習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眾吏
得因緣爲姦冬十月乙巳遼主詔曰法者所以示民信
使民可避而不可犯也比命有司纂修刑法然不能明
體朕意多作條目以罔民於罪朕甚不取自今復用舊
法餘悉除之 戊申翰林學士蘇轍上神宗御製集九
十卷謂於寶文閣收藏 癸丑御通英閣進讀三朝寶
訓 十一月丁卯朔遼以燕國王延禧生子大赦妃之
族屬進爵有差 癸未以門下侍郎孫固知樞密院事
中書侍郎劉摯爲門下侍郎吏部尙書傅堯俞爲中書
侍郎先是梁燾劉安世入對延和殿太皇太后令具可

用臣僚姓名以進熹安世乃以堯俞及蘇頌薦至是堯
俞遂大用 乙酉有星色赤黃尾跡燭地 己丑太皇
太后御元日賀禮令百官拜表 壬辰改發運轉運提
刑預支樂宴會徒二年法 甲午知杭州蘇軾言浙西
艱食已甚今歲兩浙水鄉種麥絕少深恐來年必有饑
饉盜賊之憂轉運司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
十餘萬石乞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一詔許畱上供米三
之一山是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道易米以救饑者
明年方春即減半價糶常平米又作飭粥藥濟活者甚
眾杭頻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

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浚西湖引水入運河溉田且千頃
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
田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而取給于江湖水游
河泛溢閘閘三年一浚爲居民大患六井亦幾廢軾始
至濬茆山鹽橋二河以茆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
河專受湖水復以餘力修治六井民稍獲其利軾曰若
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隄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
便矣乃取救荒之餘復請於朝得度牒以募役者隄成
南北徑十三里植芙蓉楊柳於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
名曰蘇公隄 十二月丁酉湖正議大夫章惇始除喪

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梁燾等劾奏倖用
賤價奪民田詔俟服闋與宮觀差遣故有此授 癸丑
夏定朝儀二舞曰威加四海化成天下 甲寅減郵延
等路戍兵歸營 戊午以御史闕令中省兩省各舉二
人 初范祖禹問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
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上躬言甚
切至太皇太后諭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
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筵左右有聞於道
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
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

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是月劉安世又言臣前月末間權罷經筵意謂將有燕享今復半月講臣久不得望清光乃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遂謂陛下浸近女寵此聲流播實損帝德它日呂大防奏事太皇太后諭曰劉安世有疏言禁中求乳母事此非官家所欲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尙須飲乳也官家常在吾榻前閤內寢處安得有此

五年

遊大安六年

春正月丁卯朔御大慶殿視朝

丁丑朝

獻景靈宮

乙酉范祖禹上劄子四道其一曰經筵闕

官宜得老成之人韓維風節素高若召以經筵之職物

論必以爲慙其二曰蘇頌近乞致仕頌博聞彊識詳練
典故陛下左右宜得殫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其三曰
蘇軾文章爲時所宗忠義許國遇事敢言豈可使之久
去朝廷其四曰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實錄輔導人君
宜莫如孝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
鄭雍謹靜端潔言行不妄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
讀之職 是月遊主如混同江。二月己亥詔都水使
者吳安持提舉修減水河 夏人來歸永樂陷沒吏士
百四十九人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瀾四砦還之仍約
以委官畫定疆界 知潁昌府范純仁聞朝廷復議修

河上疏曰范百祿趙君錫相度歸陳同河之害甚明三
兩月來卻聞復興斯役望聖恩再下有司若利多害少
尙覲徐圖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靜疏奏主河議者不悅
欲寢而不行太皇太后曰純仁之言有理宜從其請辛
丑詔罷修黃河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許輸錢免夫令出
上下皆以爲便純仁獨憂曰民力自此愈困矣力者身
之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今取其所無民安得不病獨富
人不親執役者以爲便耳且從來差夫不及五百里外
今免夫錢無遠不屆若遇括克之吏則爲民之害無甚
於此 遊主如雙山 壬寅御選英閣講尙書無逸篇

畢詔詳錄所講義以進故事經筵前一日進講義自元豐元年說書陸佃始至是詔今後講義於次日別進

癸卯詔時雨稍愆應五嶽四瀆州軍令長吏祈禱丁未減天下囚罪杖以下釋之初文彥博復居政府期年卽求去詔曰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以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時尙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彥博讀詔眷然不敢言去復留四年至是請去不已庚戌詔以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護國軍山南

西道節度使致仕令所司備禮冊命于子彥博乞免冊
禮從之甲子宴餞彥博於玉津園 三月丙寅朔中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趙瞻卒諡懿節 丁卯賜故龍圖閣
直學士孫覺家緡錢以給喪事 辛未女直貢於遼
壬申以尙書左丞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
旨蘇頌爲尙書左丞忠彥弟純彥之妻孫固女也各以
親嫌乞罷不許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
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
之上當務協諧若悻悻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
堯俞將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望令就職從之

己卯以龍圖閣直學士知亳州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王巖交封還除命不聽溫伯本名潤甫時避高魯王諱故以字行 癸未罷春宴 辛卯以楊畏爲監察御史劉安世朱光庭言御史闕員屢詔近臣俾舉所知楊畏不係所舉之士未審朝廷何名除授不報 壬辰罷幸瓊林苑金明池 夏四月丁酉遼東北路統軍司設掌法官 甲辰呂大防等以旱乞罷詔荅不允 甲辰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孫固卒太皇太后及帝皆出聲泣輟視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溫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

也又日以愛親之心憂其君則無不盡矣傅堯俞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惇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世以爲篤論 癸丑詔講讀官御經筵退留二員奏對適英閣丁巳詔以旱避殿減膳罷五月朔日文德殿視朝

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王巖安韓川與劉安世看詳具利害以聞 遊主駐散水原 乙亥雨己卯

御殿復膳

政異長編於壬申書是日雨乙亥書御殿復膳與宋史本紀異今從史

庚寅

以梁燾爲戶部尙書劉安世爲中書舍人燾安世竝以乞罷鄧溫伯承旨除命不從解所遷官不拜 范祖禹

留對言慶歷元年出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皇

祐元年召近臣三館臺諫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仁宗
皇帝講學之外爲圖鑒古不忘箴儆又圖寫三朝事迹
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閒覽
此圖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六月辛丑錄囚 甲寅
遂遣使決五京囚 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人
心已定唯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撼在位呂
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皇太
后疑不能決乙卯御史中丞蘇轍入對卽面斥其非遂
復上疏曰臣頃而論君子小人不可竝處聖意似不以
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未盡臣而不

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
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問以小人在外憂
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
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
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寢室知虎
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芻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
若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
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
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
聖智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

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要之則前者用事之臣
今朝廷雖不加斥遂其勢亦不能復留尙賴二聖仁慈
育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眾說乃欲招而納之
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
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
所惜者宗廟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
毋使小人一進復有噬臍之悔疏入太皇太后命宰執
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
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見方今雖未大治而
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麤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

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雖有異黨誰
不歸心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
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
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
回河雖罷減水猶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
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
吏勑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
可觀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處置若遂養成
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
無生事要功者也魯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

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由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眾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且熙寧雇役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管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管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旣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

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閒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故天下皆思雇而賦差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存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恐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眾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旣得則異議自消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 秋七月遼上如黑嶺 乙酉夏人來言畫疆

界者不以綏州例詔曰已諭邊臣如約矣夏之封界當亦體此始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吏有白中孚者告蘇轍曰吏額不難定也管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繁莫過於此管銓吏止十數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數倍者管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入故竭力辦事勞而不避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要也舊法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爲一人今誠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

多少之阻無所逃矣轍以其言爲然乃具以白執政請據實立額埃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亾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自當消盡執政然之遂申尙書省後數月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損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大防得其書大喜欲此事必由已出別將詳定任永壽本諸司吏也爲人精悍而滑嘗預知元豐吏額事獨能言其曲折大防悅之卽於尙書省創立吏額房使永壽與吏數輩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專不復經由兩省一日內降畫可二狀付中書其一吏額也省吏白中書侍郎劉摯請封送尙書省摯曰當時文書錄黃過

門下今封過也對曰尙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摯曰中書不知其它當如法令遂作錄黃未壽見錄黃愕然曰兩省初不與乃有此耶卽白大防乞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大防具以語摯摯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爲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吏額事行畢未壽等推恩有差未壽急於功利勸大防卽以吏額日裁損吏員仍以私所好惡變易諸吏局次吏被排斥者紛然詣御史臺訴不平臺官因言未壽等冒賞徇私不可不懲諫官繼以爲言未壽等既逐而吏訴額祿事終未能決時輟方爲中丞具

言後者所詳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額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守之最難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大防知眾不服徐使都司再加詳定大略如轍前議行之 劉摯初以吏額房事與呂大防議稍不合已而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疾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皆被減者鼓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淡譴大防它日語人曰使上意曉然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士大夫趨利者交鬪其閒謂兩人有隙於是造爲朋黨之論摯語大防曰吾曹心知無它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引

避大防曰行亦有請矣八月癸巳朔奏事畢華少留奏
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既退連
上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請帝遣中使召華入對太皇太
后諭曰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改然後可去使者數輩
趣入視事華不得已受命未幾呂大防辭位亦不許及
華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詆華華尋罷
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釁蓋自吏額始 右正言劉唐
老言伏覩大學一編論入德之序願詔經筵之臣訓釋
此書上進庶於清燕之間以備觀覽從之 初鄧溫伯
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尙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毫

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梁燾爲御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溫伯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溫伯嘗草蔡確制稱確有定策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疏乞暫出溫伯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聽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帝學八篇九月丁丑詔復集賢院學士丁亥以孫道知北外都水丞提舉北流李偉權發遣北外都水丞提舉東流冬十月癸巳罷都提舉修河司從中丞蘇轍

言也 詔導河水入汴 十一月壬戌高麗遣使貢於
遂己已遼以南府宰相寶景庸爲武定軍節度使景庸
審決冤滯輕重得宜旋以獄空聞 蘇轍累言許將過
失將亦累表乞外十二月辛卯朔以將爲資政殿學士
知定州甲辰侍御史上官均又言呂大防堅彊自任不
顧是非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爲異惟許將時有異同大
防每懷私恨蘇轍素與大防相善希合其意盡力排將
期於必勝將旣以異論罷去執政臺諫皆務依隨是威
福皆歸於大防紀綱法令自此敗壞矣因乞解言職於
是責知廣德軍 丙辰禁軍大閱賜以錫櫟匹帛罷轉

資 是歲京北旱浙西水災 遼放進士文充等七十
二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遷葬高宗於永寧陵高宗陵在臨安府城內舊在西湖之北高宗陵在臨安府城內舊在西湖之北

宋紀八十二

起重光協治正月盡昭陽作聖七月凡二年有奇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

帝

元祐六年

遊大安七年

春正月壬戌遊主如混同江、癸酉

詔祠祭游幸毋用羔羊

丙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

州蘇軾爲吏部尙書

中丞蘇轍言自來河決必先因

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

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北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

漢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歸故道使
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
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爲分水之議而本司收
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奏隨宜開導口
地河槽務令濶并修葺緊急隄岸釀爲二渠臣覩其
指意雖爲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欲乞聖慈特選骨
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同安撫轉運諸臣踏行開
述利害聞奏如臣所言不安卽乞罷分水指掉廢東流
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所貴河朔及鄰路兵民
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則天下幸甚 二月辛

卯以門下侍郎劉摯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王巖安僉書樞密院事 癸巳以御

史中丞蘇轍爲尙書右丞

攷異宰相編年錄謂轍與劉摯王巖安同口除今從長編

及宋

命旣下而右司諫楊康國不書讀詔范祖禹書讀

行下蘇軾改翰林學士承旨避嫌也 以翰林學士承

旨鄧溫信爲端明殿學士禮部尙書 己亥遼主如魚

兒溲 壬寅遼主命給涓州貧民耕牛布絹 辛亥王

巖安奏事罷畱身曲謝言於太皇太后曰陛下聽政以

來納諫從善凡所更改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

安靜惟願於用人之際更加審察復少進而西於帝前

奏曰陛下今日聖學當辨邪正間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乃淺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內小人外則泰君子外小人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亾之基也不可不察 三月庚申朔御邇英閣呂大防奏仁宗所書三十六事請令圖置坐隅從之 癸亥上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修也帝東嚮再拜然後開編呂大防於簾前披讀未久簾中慟哭止讀令進 壬午賜禮部奏名進士馬涓等及諸科及第出身九百五十七人 丙戌遠主駐黑龍江 夏

四月辛卯罷幸金明池瓊林苑先是呂大防請爲賞花釣魚之會有詔用三月二十六日而連陰不解太皇太后諭旨天意不順宜罷宴眾皆竦服 夏四月壬辰呂大防劄摯奏危竽諭一事在三十六年之前注釋失仁宗意蓋聖意以爲人君居至高至危之地須用正直之人譬如危竽須用正直之木古人謂邪蒿人君不可會會之固無害以其名不正也況邪佞小人乎 乙未復置通禮科從禮官請也 丙申詔恆刑 辛丑詔大臣堂除差遣非行能卓異者不可輕授仍搜訪遺材以備擢任 夏人寇熙河蘭岷岷岷延路 壬寅太白晝見

王子賜南平王李乾德袍帶金帛鞍馬 癸丑以戶部
員外郎楊畏爲殿中侍御史中丞趙君錫所舉也畏先
除監察御史言者斥其附會呂惠卿舒亶以進罷之至
是復有此擢王巖叟移書詰劉摯摯不從畏初刻志經
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爲鄆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學
以爲得聖人意畏與摯善後呂大防亦善之大防摯異
趨皆欲得畏爲助君錫薦畏實摯風旨也然畏卒助大
防摯摯焉 五月己未朔日有會之罷文德殿視朝

庚申詔呂惠卿除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權中書
舍人孫升封還詞頭以爲惠卿量移未三年無名而復

必不可行壬戌進呈呂大防劉摯等皆持兩稟旨太皇太后曰俟及三年樞密都承旨劉安世言陛下初踐宸極以呂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是以逐之遠方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宣城方踰再歲攷之常法猶未嘗敘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請若惠卿之命遂行將藉以復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爲天下國家之計者其得安平不聽 庚辰詔娶宗室女得官者毋過朝請大夫皇城使 詔翰林學士承旨蘇軾兼侍讀 丁亥後省上元祐敕令格 六月

壬辰錄四 甲午遼主駐赤勒嶺己亥倒塌嶺人進古

鼎有文曰萬歲永爲寶用辛丑回鶻貢方物于遼癸卯

遼以權知東京留守蕭托輝舊作陶隗今改爲契丹行宮都部

署 甲辰置國史院修撰官 丁未遼端拱殿門災

秋七月戊午朔回鶻貢異物于遼遼主不納命厚贈遣

之 己巳蘇軾言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尤

甚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萬己卯詔賜米百萬

石錢二十萬緡賑之侍御史賈易率同官楊畏安鼎疏

論浙西災傷不實乞行攷驗詔用其說范祖禹封還錄

黃奏曰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

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因此懲責則自今官司必以爲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給散無法枉費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爲處畫也所言伏乞更不施行從之 八月戊子朔賈易上疏言蘇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爲問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弟轍早應制科試文繆不及格幸而濫進與軾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至引李林甫楊國忠爲喻奏旣入又有別疏宰執進呈具言易前後異同之語退復具奏曰臣等竊

知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在江淮易來自東南此疏不惟搖動朝政亦陰以申舉小之憤乃詔與易外任尋以本官出知廬州 庚寅遼主以霖雨罷獵 辛卯詔御史臺臣僚親亾十年不葬許依條彈奏及令吏部檢舉 壬辰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軾既爲賈易誣詆趙君錫相繼言之後數日入見具辨其事因復請外詔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 乙未御史中丞趙君錫罷爲吏部侍郎以附和賈易論蘇軾也尋出知鄭州 己亥令文武臣出入京城門書職位差遺姓名及所往 壬寅遼主幸慶州謁慶陵 乙

已詔章惇復右正議大夫惇坐蘇州買田不法降一官
至是滿當復故有是詔給事中朱光庭言惇不當用常
法敘復于是夏詔候一期取旨 已酉修神宗寶訓

癸丑詔卿延路都監李儀等以違旨夜出兵入界與夏
人戰死不贈官降官等 初兩宮幸李端愿宅臨奠既
還蔡確母明氏自輶車中呼太皇萬歲臣妾有表衛士
取而去及三省進呈明氏馬前狀太皇太后宣諭曰蔡
確不獨爲吟詩誦謠緣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
確當復死此事公輩亦須與挂意劉摯曰只爲見呂惠
卿一年量移復來摯例蘇轍曰惠卿量移時未有刑部

三年之法呂大防乞令開封府發遣從之既而擊以發遣爲太甚大防復奏乞且令開封府告示朱光庭封還錄黃言確罪比四凶豈有復還之理乃以刑部常法預先告示理極不可遂寢前詔摯乃令本房出告示不復坐聖旨既而復降錄黃過門下給事中雖欲再論列不可得矣 甲寅王巖安言秋氣已涼陛下閒燕之中足以畱意經史舜雞鳴而起大禹惜寸陰願以舜禹爲法帝曰朕在禁中常觀書不廢也帝問巖安從誰學對曰從河東甯智先生學後歷仕四方無常師帝問何自識韓琦對曰因隨侍閒居北門始識琦遂薦辟學官又辟

幕府復隨之居相三年至其葬乃去琦嘗教臣以事君之道前不希寵後不畏死左右無所避中間惟有誠意而已臣佩以終身帝稱歎久之它日又因入對論取士嚴安曰天下非無材取之不遠采之不博耳所遷所擢止於已用者數人而已故朝廷有乏材之患搢紳有沈滯之嘆且如天下郡守縣令最可以見治狀每歲使本道監司舉一二性行端良治狀優異者朝廷召而用之則人思自奮矣又問治道何先對曰在上下之情交通而無壅蔽之患上下之情所以通由舉仁者而用之仁者之心上不忍欺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故君有德意推

而達于下民有疾苦告而達于上不以一身自便爲心
帝曰安知仁人而舉之對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
訥近仁帝頷之 乙卯夏人寇懷遠砦 閏月壬戌嚴
飭陝西河東諸路邊備 甲子以龍圖閣待制知鄆州
蔡京知永興軍徙呂大防請也 是日執政會議都堂
呂大防劉摯欲以知永興軍李清臣爲吏部尙書王巖
安曰恐公議不協旣而奏可巖安謂同列曰必致人言
錄黃過門下省范祖禹封還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
除命旣下左正言姚勔又論其不當已而三省復欲用
蒲宗孟爲兵部尙書蘇轍言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

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太皇太后曰柰闕官何
轍曰尙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
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與王珪蔡
確輩竝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尙書共闕四員
若竝用此四人使互進黨與氣類一合不獨臣等無可
柰何卽朝廷亦無可柰何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
恐朝廷自此不安靜矣議遂止王申以知揚州王存爲
吏部尙書清臣知成德軍 刑部侍郎彭汝礪與執政
爭獄事自乞貶逐甲申詔改禮部侍郎 九月丁亥邇
臣言夏人寇麟府二州壬辰詔州民爲寇所掠廬舍焚

蕩者給錢帛踐稼者賑之失牛者官貸市之 癸巳策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丁酉王普等遷官有差 詔
歲出內庫緡錢五十萬以備邊費 丙申遼主還上京
己亥日本遣使貢於遼 甲辰幸上清儲祥宮壬子宮
成議將肆赦王巖受日符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
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
于聖治也乃止 冬十月丁卯有流星晝出東北 庚
午朝獻景靈宮還幸國子監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
禮一獻再拜太學國子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遂
幸昭烈武成王廟肅揖禮畢還內先是范百祿轉對請

視學故有是舉 癸酉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長對
甚久論劉摯及蘇轍也雍言摯善牢籠士人不問善惡
雖賊汗久廢之人亦以甘言誘致因具摯黨人姓名王
巖交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觀曾肇
賈易楊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仲趙挺之盛陶龔
原劉槩楊國寶杜純杜紘詹適孫諤朱京馬傳慶錢世
榮孫路王子韶吳立禮凡三十人左正言姚勛入奏竝
言摯朋黨不公右正言成策言摯親戚趙仁恕王鞏犯
法施行不當甲戌摯以鞏爲姻家轍以嘗薦鞏皆自劾
詔荅不允轍又言頃復見臺官安鼎亦論此事謂臣欺

罔詐謬機械技巧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尙在朝廷然鼎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賴聖鑒昭察君錫與易卽時降黜鼎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伏乞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是日轍與摯俱宣押入對對已押赴都堂摯先出待命於僧舍乞賜罷免戊寅王巖叟言方今勦力盡忠之臣摯居其最豈可因一二偏辭輕示遐棄安知其閒無朋邪挾私而陰與羣姦爲地者不報太皇太后獨遣中使賜蘇轍詔諭令早入省供職 辛巳帝謂呂大防曰論劉摯者已十八章初不爲王鞏事乃邢恕過京師摯與

通簡又延接章惇之子半籠爲它日計初邢恕謫永州舟行過京師劉摯故與恕善因以簡別摯摯荅簡其末云爲國自愛以俟休復持簡者問監東排岸官茹東濟恕舟安在東濟傾險人也數有求于摯弗得怨之亟取摯簡錄其本送鄭雍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釋其語上之以休復爲復子明辟之復謂摯勸恕俟太皇太后它日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閒與之接雍畏遂謂摯延見接納爲半籠之計帝於是始有罷摯意太皇太后亦怒而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

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辯且求去位奏入不報 遣命燕

國王延禧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總北南院樞密使事

癸未詔京西提刑司歲給錢物二十萬緡以奉陵寢

甲申王巖叟奏臣之區區欲有所言不爲一劉摯爲陛下
下憺腹心之人太皇太后宣諭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
邪實爲忠實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巖叟曰言事官未
必皆忠直楊畏乃呂惠卿黨但欲除陛下腹心與姦邪
開道路耳時已有詔鎖學士院草麻制罷摯而巖叟未
知也十一月乙酉朔摯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鄆州麻
制以從摯所乞爲辭給事中朱光庭封還曰摯有功大

臣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知亳州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孤立一意不受請謁然勇于去惡竟爲朋讒竒中天下憎之 初衛朴歷後天一日元祐五年十一月癸未冬至驗景長之日乃在壬午遂改造新歷至是歷成壬辰詔以元祐觀天歷爲名庚子遼主如滿絲淀 辛丑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太皇太后謂輔臣曰堯俞金玉人也憎不至宰相帝輟朝臨奠諡憲簡初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于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

不猛是爲難耳欽之堯俞字也 甲子遼主望祀木葉

山以武定軍節度使寶景庸爲中京留守

攷異李銳曰是月乙酉朔

無甲子日疑史誤

十二月戊辰夕開封府火

呂大防言聞

有客星在昴畢間王巖安曰天道遠不可知但朝廷每事修省天道自當順應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夏在大臣同修政事 夏人犯邊知太原府范純仁自劾禦敵失策王申詔貶官一等徙知河南府 是歲夏改元天祐民安

七年

遼大安八年

春正月乙酉遼主如山榆淀

乙巳張誠

一以穿父墓取犀帶降職與祠

二月丁卯詔陝西河

東邊要進築守禦城砦 三月甲申朔御邇英閣侍讀
顧臨讀仁宗寶訓至鈔法事左僕射呂大防曰臣當陳
鈔法本末祈陛下通知利害之詳國初輦運香藥茶帛
犀象金銀等物赴陝西變易糧草計率不下二百四十
萬貫自鈔法行始令商賈于沿邊入中錢糧草卻于京
師或解池請鹽赴沿邊出賣於官私爲便帝甚善之
丁亥以程頤爲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
其門者甚眾而蘇軾在翰林士亦多附之者二人互相
非毀頤竟罷去至是頤服闋三省言宜除館職判檢院
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肖靜太皇太后從其言故頤不

復召禮部侍郎兼侍讀范祖禹言臣掌國史伏觀仁宗皇帝豐功盛德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敬祖好學聽諫此所以爲仁也願陛下激留聖思又言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論語史魚蘧伯玉一章仁宗曰蘧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仁宗人主也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魚天下由是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大德也願陛下以此爲法帝然之 己亥錄囚 遼主駐達里舍淀丁未遼曲赦中京蔚州役徒 辛亥以知河中府蒲宗孟知永興軍 夏四月癸丑朔以知永興軍蔡京爲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先是議兩制差除宰執異同
不決呂大防顧梁燾問誰可燾曰公久居朝廷收養人
材固多惟不以愛憎率於偏聽而以朝廷得人爲已任
此所望於公也大防曰苦乏材耳燾曰天下何嘗乏材
但賢者不冒白向前求進須朝廷識拔則有以來之立
賢無方不患無人也及蔡京帥燾曰元豐侍從可用
者多惟京輕險貪愎不可用後竟如其言 帝年益壯
太皇太后議立后歷選庶家女百餘入宮孟氏年十六
兩宮皆愛之教以女儀己未太皇太后諭宰執曰孟氏
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

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甲子命尙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尙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冊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尙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大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尙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尙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 甲戌立考察縣令課績法以

德義有間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爲四善又分

治事之最勸課之最撫字之最爲三最仍通取善最分

爲三等

攷異李燾云實錄千四年八月五日王寅載吏部言考課法又於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甲戌重

載蓋至七年四月始行也今定作甲戌

丁丑遼主獵于西山 己卯范

祖禹言程頤經術行義天下其知司馬光呂公著與相

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頤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迂

疏則固有之人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

其言皆誣罔非實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又言王

存蘇軾趙彥若鄭雍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吳師仁等

皆可用希哲公著之子大臨大防之弟也時祖禹屢請

知梓州宰執擬從其請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
爲皇帝留之祖禹乃不敢復請 五月丙戌詔程頤許
辭免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差管句崇福宮初頤表
請歸田里言道大則難容節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
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眾口又
曰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肯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
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爲壘斷也儒者進
退當如是乎及崇福命下頤卽承領敕牒但稱疾不拜
假滿百日亟尋醫訖不就職 戊戌帝御文德殿冊孟
氏爲皇后后涪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也太皇太后

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家有事必斯人當之 庚子罷侍從官轉

對 甲辰遼主駐赤勒嶺 楊畏黃慶基言王巖叟父

子預政交通貨賄竊弄威福巖叟遂稱疾章再上丙午

罷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 築李諾平城賜名定遠城

從陝西轉運使穆衍請也

攷異穆衍墓誌云熙河分界議久不決遣衍往視請介兩

壘之開城諾平以控要害明年築李諾平賜名定遠用衍策也六年除陝西漕李燾云衍于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自右司郎中除陝西漕其請築諾平蓋六年事至七年三月始築不一月而城成也墓誌以爲五年誤矣

是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和哩布

舊作勃里鉢今改

卒和哩

布生十一子其著者長曰烏雅舒

舊作吳雅東今改

次曰阿古

達

舊作阿骨打今改

曰烏奇邁

舊作吳乞買今改

曰棟摩曰扎喇

舊作查喇

今改和哩布病篤呼弟英格

舊作盈哥今改

謂曰烏雅舒柔善若

辦集契丹事阿古達能之遂卒母弟頗拉淑

舊作頗刺淑今改

襲爲節度使和哩布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初建官

屬統諸部其官長皆稱貝勒

舊作勃極烈今改

頗拉淑機敏善

辨尤能知遼人國政民情每白事于遼聽者皆信服不

疑 六月癸丑朔詔淮南東西兩浙路諸逋負不問新

舊有無官本竝權住催理一年從知揚州蘇軾請也

辛酉以尙書左丞蘇頌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尙

書右丞蘇轍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范百祿爲中書侍

郎翰林學士梁燾爲尙書左丞御史中丞鄭雍爲尙書
右丞韓宗彥知樞密院事戶部尙書劉奉世簽書樞密
院事梁燾累章辭位帝遣中使趣拜已而入謝太皇太
后曰官家聖德日成正須知家輔助燾對曰臣不敢不
盡忠如范純仁韓維輩在外賢德尙多願陛下留意又
上疏言范祖禹劉安世久在侍從宜置諸左右使斷國
事安燾許將皆舊人可倚任 甲子置廣文館解額以
侍四方游士之試京師者 乙丑夏人遣使乞援于遼
戊辰渾天儀象成 秋七月丁亥遼主獵於沙嶺

癸巳詔修神宗正史

復翰林侍讀學士以范祖禹爲

之祖禹時為翰林學士因叔百祿在中書改是官 癸

卯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為兵部尚書 發黑王宗沐續鑑於

是年九月書蘇軾自揚州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據長編則除兵部在七月兼侍讀在八月均非九月事今從

之 八月丙辰罷監酒稅務增剩給賞法 己未詔西

邊諸路嚴備毋輕出兵 前陷交趾將吏蘇佐等十七

人自拔來歸 癸酉龍圖閣學士兵部尚書蘇軾兼侍

讀 時朋黨之論浸熾吏部尚書王存為帝言人臣朋

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是也慶

歷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為朋黨賴仁宗聖

明不為所惑今復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與用

事者不合已卯詔存出知大名府辭之改杭州 九月
詔護郊祀典禮顧臨范祖禹等八人議請合祭天地范
純禮彭汝礪曾肇孔武仲等二十二入議南郊合祭天
地不見於經范百祿亦言園丘無祭地之禮先帝所廢
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壬辰太皇太后謂輔臣曰郊祀宜
依仁宗先帝故事呂大防言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
地而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恐亦未安蘇頌
鄭雍意與大防合太皇太后是其言戊戌詔曰國家郊
廟時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先饗清
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園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

不應古儀先帝詔定親祀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
祀不設皇地祇位而宗廟之饗率如權制朕以涼昧嗣
承六聖休德鴻緒今茲禋禮奠幣上帝禋鬯廟室而地
祇大神久未親祀矧朕方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南郊
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嚴竝祀之報厥後
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
官詳議以聞 己酉永興軍蘭州鎮戎軍地震 冬十
月庚戌朔環州地震 丙辰遼賑西北路饑 時遼部
有侵遼者西北路招討使阿嚕薩古舊作阿魯
掃古今改召準布
部長瑪古蘇舊作磨古
斯古今改使攻之俘獲甚眾阿嚕薩古以

功加左僕射復整軍進討誤擊瑪古蘇由是準布諸部
俱不服 丁巳詔陝西有前代帝王陵廟處給民五家
充守陵戶 戊午以開封府推官咸平來之邵復爲監
察御史 辛酉詔以大河東流都水監使者吳安持賜
三品服北平都水監丞李偉任滿日令再任 夏人寇
環州及永和諸砦凡七日始解去初知慶州章粦數遣
輕兵出討屢有斬獲部族不敢寧居粦策其必報謀知
將攻環州乃料精兵纔萬統以驍將折可適等而授之
策曰敵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謂我怯不復備我過壘
乃銜枚由間道繞出其後或伏山谷伺閒以擊其歸又

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圈所儲水足以飲人馬
乃夜遣置毒夏人圍環數日無所獲而歸可適等潛屯
洪德城伺夏師過識其母梁氏旗幟城中鼓譟而出馳
突躡躐夏師大敗梁氏幾不得脫盡棄供帳而逃又飲

牛圈水人馬被毒死傷不可勝計

攷異宋史作丁卯夏人寇環州據長編于

辛酉日書西夏入寇環州丁卯環慶路言西賊入寇是入寇實在辛酉日丁卯則樞密報日也今從長編作辛酉

準布部長瑪古蘇叛殺遼金吾圖古斯

舊作吐古斯今改

遼主命奚六部呼哩

舊作禿里今改

發諸番兵討之

壬申遼

南府宰相王經卒戊寅以左伊勒希巴耶律尼哩

舊作涅里

今改爲彰聖軍節度使

十一月辛巳太白晝見

甲申

詔大中大夫觀察使以上許各占永業田十五頃餘官
及民戶願以田宅供祖宗饗祀之費者亦聽官給公據
改正稅籍 戊子遼以樞密副使王是敦兼知樞密院
事以權參知政事韓資讓參知政事 辛卯朝獻景靈

宮壬辰享太廟癸巳祀天地於園丘赦天下中外臣中外

加恩罷南京權酒民有親喪者以差等與免徭免徭師道談

叢云故事常赦官典職入己不赦熙寧以後始赦吏罪
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皇太后服藥而赦則盡赦
之矣按是年始合祭天地故所赦較廣而宋志不言其詳今附見師道說於此 丁酉遼以通

州水潦害稼遣使賑之 辛丑賜徐王顥劍履上殿

乙巳梁燾言先帝大臣多以材進可稍復用委以別都

名藩以全終始 戊申遼北院大王哈魯

舊作合魯今改

十二月甲子以京西路轉運副使賈易知蘇州 是歲

遼放進士寇尊文等五十三人

八年

遼大安九年

春正月庚辰遼主如混同江 甲申英州

別駕蔡確卒 丁亥御邇英閣顧臨讀寶訓至漢武籍

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眾共之何

用此爲丁度言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

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呂大防因推廣以進曰三代

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家法最善臣請

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

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
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
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帝曰今宮
中見行家人禮大防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朝
臣相見唐入閭闔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
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
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尙華侈
本朝止用赤白爲飾此尙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
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之力
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

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
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尙禮之法也前代多
濶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
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咬
齷不尙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
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師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
下帝潑然之 壬辰幸中太一宮 庚子詔頒高麗所
獻黃帝鍼經于天下 丁未范百祿言自元祐四年正
月降敕罷回河今來臣僚回河之意終不冝已然大河
亦終不可回吳安持等方日生巧計壅遏北流前後多

端致大河漸有填淤之害浸壞禹迹之舊豈不潑可憐哉 二月己酉高麗遣使買歷代史及冊府元龜等書禮部尙書蘇軾言宐卻其請省臣許之軾又疏陳五害極論其不可且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宐與今高麗所請有甚于此其可與乎詔書籍曾經買者聽 壬子詔刑部不得分禁繫人數瘐死數多者申尙書省 癸丑詔大寧郡王以下出就外學 乙卯依都水監所奏作北流軟堰蘇軾奏臣嘗謂軟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是大河正漕比之東

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
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破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河
北轉運副使趙偁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
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宗城河
決患水不能閉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
今不謀此而專議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
異日旣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開
邨方漲之勢未可併入東流是見近忘遠以河爲戲也
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全盛之勢以治東流北流於是
詔罷軟堰 是月以崇政殿說書呂希哲爲右司諫希

哲固辭蘇軾戲謂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應退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爲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故希哲有是言既而不拜

瑪古蘇侵遼三月遼西北路招討使耶律阿魯薩古

舊作阿掃

古今改追之都監蕭章糾

舊作張九今改

遇賊與戰不利二

室韋與六院部羣牧官等軍俱陷于敵阿魯薩古不以實聞遼主知之削其官決以大杖 壬午尙書右僕射

蘇頌罷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淡戒過臣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會除賈易知蘇州頌以易管在御史名敢言爲監

司矣今乃作郡則是因敕令反下遷也不可議未決諫

官楊畏來之邵謂頌稽留詔命頌上章辭位罷為集禧

觀使梁燾言頌不可降職處外以示疏遠遂詔以觀文

殿大學士留京師出意謂必相蘇轍朝廷乃以蘇頌為

右僕射畏又與來之邵言蘇相在病告畏入臥內見之純

丞李之純與蘇頌相為姻家偶在病行公與連姻託病在告

日臺諫言蘇頌章累上未有施行公與連姻託病在告

恐言者將及公李長者為畏所劫亦上章言臣僚論蘇

頌章疏乞早降出蘇相遂罷太皇太后察見畏等私意

自召范純仁拜右僕射畏與之邵又言純仁不可用不

報實錄不載之純有言李清臣與許將書云子容之罷

雖言者乘之殆別有為非而莫悉也不知清臣所稱有

為是何事豈即邵伯溫所記楊

畏反覆攻擊為蘇轍地乎富攷

庚寅范祖禹言仲春

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逼人惟陛下側身修德以銷大異

辛卯中書侍郎范百祿罷蘇頌既罷百祿以同省待罪請外不許御史黃慶基上疏列百祿五罪又言洛黨雖衰川黨復盛請早賜罷黜以離其黨與百祿遂力求去許之初罷百祿不除職梁燾以爲言乃除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庚子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 是月門下侍郎蘇轍奏近臣以董敦逸言川人太盛差知梓州馮如晦不當指爲臣過遂而陳本末尋蒙宣諭深察敦逸之妄然亦須略加別白其敦逸言臣章疏乞早付三省施行敦逸又言奏差除之人唯蘇軾爲多或是親知或其

鄉人致仕路有不平之歎近高麗買書黃河軟堰之事
皆得旨已行尋以軾轍見拒而罷臣聞人君者制命者
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則君尊命令
輕則臣彊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軾轍違而拒之語其情
犯又非蘇頌范百祿之比釋而不治命令輕矣乞斬自
宸衷指揮施行 夏四月丁未朔夏人來謝罪願以蘭
州易塞門安遠二砦詔數以違順不常而卻其請 甲
寅令范祖禹依先朝故事止兼侍講 乙卯遼興中府
甘露降遼主遣使祠佛飯僧 丁巳詔今後南郊合祭
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罷禮部集官詳議 甲子以

知永興軍李清臣爲吏部尙書 癸酉遼主獵於西山

五月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請以唐宰相陸贄奏議校正繕寫進呈 己卯以吏部尙書李清臣爲資政殿學士知真定府姚勗論其不當召用故也 辛卯御史董敦逸黃慶基竝罷敦逸四狀言蘇轍慶基三狀言蘇軾謂軾笈爲中書舍人所行制詞指斥先帝而轍相與表裏以紊朝政三省同進呈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言軾制詞謗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鞭撻四裔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

隨時救改蓋事理當然耳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
帝嗣位博采眾議多行寢罷明帝尙察屢興慘獄章帝
易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
本朝眞宗卽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卽位罷修宮
觀以息民力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毀謗先帝者
白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謗毀先帝爲辭非
惟中傷善類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將
爲患蘇轍因奏曰臣昨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制觀之其
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
之聖不信宰予兄軾豈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

亦自澁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變夏蓋追述先
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
防曰聞永樂敗後先帝嘗咎兩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
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
此事官家當澁知於是斥敦逸慶基爲湖北福建轉運
判官中丞李之純御史楊畏來之邵言二人誣陷忠良
其責太輕丙申詔各與知軍差遣敦逸知臨江軍慶基
知南康軍蘇軾以劄子自辯言臣任中書舍人日適值
朝廷竄逐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
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告詞事涉先朝不無所忌

臣愚意以爲古今如蘇爲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
予爲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況再加貶黜淡惡
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今慶
基乃反指以爲誹謗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
純蘇頌劉詒唐義問等告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
臣罪此風始于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于賈易今慶
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言也
太皇太后令轍諭曰緣近來衆人正相摺拾且須省事
軾乃具劄子稱謝曰管東漢孔融才疏意廣是以遭路
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是以遇鍾會之禍臣人無

二子之長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
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豈復有
今日哉 是月水官又請進梁邨上下約束狹河門趙
備爭不能得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汜德清西決內黃
東淤梁邨北出閘邨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淤斷河
水四出壞京郡浮梁幅員數百里漂廬舍敗冢墓遺民
之僅免者老弱聚金隄上哀號之聲數舍不絕 六月
丁未朔遼主駐散水原 甲寅禮部尙書蘇軾乞知越
州詔不允 戊午尙書左丞梁燾罷爲資政殿學士同
醴泉觀使故事宮觀使非宰相不除遂置同使之名以

寵之熹初以議邊事不合卽屬疾求罷章屢上帝皆遣
內侍封還仍問所以必去之理并密訪人材熹曰信任
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材之可用者非臣所敢當也使
者再至乃具奏曰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且圖任舊
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
意天下幸甚尋乞補外出知潁昌府臨行帝遣內侍賜
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先是劉摯罷相
帝欲復用范純仁乃出御札以問呂大防大防對曰如
所宣示實允羣議遂遣內侍李倬齎詔書召純仁赴闕
已未楊畏言純仁方罷帥降官名在謫籍而陛下遽命

以爲相賞罰不明何以詔示天下來之邵又言純仁師
事程頤閻復不才皆不聽畏與蘇轍俱蜀人前擊劉摯
後擊蘇頌皆陰爲轍道地太皇太后覺之故復自外召
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云 秋七月丙子朔以范
純仁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入對太皇太后曰人
言相公必先進王觀彭汝礪如何純仁曰此二人實有
士望臣終不敢依位蔽賢惟陛下加察 辛卯遼主如
黑嶺 遼樞密使阿蘇舊作阿
思今改以蕭托輝舊作陶
隗今改嘗言
其短濶銜之會西園不寧阿蘇奏曰邊隅重大可擇重
臣鎮撫遼主曰托輝何如阿蘇曰誠如聖旨遂以托輝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爲西南面招討使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